

响器汗漫

响器，响亮的器皿。

世界过于寂寞，需要响器、响亮的器皿，破空而至。

在中原乡村，一旦有唢呐、笙、笛子一类响器，集体乍然嘶吼，田野里埋头劳作的农夫就心头一震，抬头，眺望响器演奏的方向。在那里，有一场葬礼或婚礼发生了。只有葬礼和婚礼，像惊蛰，使冬眠状态中的乡村响器，蓦然醒来。婚礼葬礼上的曲目，大都雷同，如《百鸟朝凤》《雨打芭蕉》《早天雷》等，表明：乡村里的喜悦与悲哀，洽和为一。田野里的人，根据响器节奏而非曲目，判断有人死去或有人出嫁：快，是喜悦；慢，是悲哀。

大路上，偶尔会出现一个响器班子。若干男女，怀抱唢呐、笙、笛子一类响器，步行，骑自行车，或乘坐牛车、拖拉机、皮卡。出行方式不同，表明他们距离一场葬礼或婚礼远近各异。从衣服的鲜艳或素净，可猜测其奔赴的仪式性质。他们因看惯欢喜而神态淡然，身体中，混合了喜鹊和乌鸦的矛盾性？他们被众多热爱平静生活的农夫敬而远之。某些墙壁上的广告“张村响器班子电话 3345676”“刘家河响器班子手机 13345676867”，使老人感伤、少女暗喜。

我曾走进上海大剧院，听日本电影作曲家武满彻的纪念音乐会。日本音乐人柯巴的手风琴，被拉得像蒸汽火车一样蜿蜒疯狂；八寻知洋腰挂铃铛、手鼓，扭动着腰肢走上舞台，他自己似乎也成为一名响器了；渡边香津美，铃木大介，用两把吉他泼洒着音符之雨……

最难忘的还是某年春，在上海大剧院看“敦煌气韵”中国民间管乐器展览。五十多个民族的六十多件管乐器，陈列在锺射灯下。王之涣《凉州词》中怆恹杨柳的羌笛，我第一次认识。它类似巨大烟袋，由牛骨制成。当年吹奏羌笛的人托起漫长笛身，与我祖父抽烟的姿势，没有区别。只不过，羌笛吹动的是朔方边塞的凉风月色，烟袋喷吐中原的土腥火焰。

羌笛旁，还有胡笳、箫、口弦、木叶、骨笛……倘若没有这些乐器、响器，边塞诗乃至古国的生活方式和言说，将会逊色几分？“半天凉月色，一笛酒人心”“一簣妙清商”“剥条盘作银环样，卷叶吹为玉笛声”……古人倾心歌咏的乐器、响器，一般以金、木、石、匏、土、革、丝、竹八种材料制成，分作以手弹拨的弦乐器、以嘴吹奏的管乐器两大类。不同质地的乐器，蕴含不同情愫，类似于不同地域的人具有不同禀性，而不同的演奏方法，一概直指人心——十指连心，口诵心惟。

那一天，走出大剧院，我发现上海街头的柳树突然绿了，像沉寂一冬的乐器，被大地吹绿了。在故乡中原，春天处处可闻柳树笛声。那是一种微型的绿色管乐器、响器，中间凹陷、通透，边缘敞开。由武当、伏牛、桐柏、秦岭四座著名山脉簇拥起来的南阳盆地，是最大的响器，被春风吹动——用太阳这一上唇（涂口红）、月亮这一下唇（涂银粉），贴着盆地周围群山边缘，吹——动——

其实，柳树、盆地之外，响器、响亮的器皿，无时无刻有，无所不在，让这个生生不息：蓄满雷鸣电闪风雨声的天空，藏满吼叫的骡马牛驴，少年腰间的蛴螬篓子，夏日风中的大叶白杨，躺在情人怀中细声细气呜咽的笛声。那是一种微型的绿色管乐器、响器，中间凹陷、通透，边缘敞开。由武当、伏牛、桐柏、秦岭四座著名山脉簇拥起来的南阳盆地，是最大的响器，被春风吹动——用太阳这一上唇（涂口红）、月亮这一下唇（涂银粉），贴着盆地周围群山边缘，吹——动——

香云纱

玉玲珑

近几年国风盛行，传统的东西又回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中。夏季到了，铺上凉簟，手持纨扇，坐水亭边，配上一袭纱质凉衫，衣襟上再别着一枚清雅的花，宛如古人笔下的仕女消夏图。

一到夏季，我就把我去年买的香云纱的中式改良旗袍找了出来，祖母绿的颜色，水光潋滟，如一泓深潭，大团的缠枝牡丹花图案，典雅的淡金色，有一种低调的雍容与华丽。衣服的前襟上绣有苏州园林式的亭台楼阁，工艺繁复而精湛。最喜欢领口的设计，丁香结一般的盘扣，赭红与墨绿的配色，端庄又明丽，腰间垂下同色的绿丝绦，下面坠有晶莹的如宝石般的坠子，相击清脆悦耳，穿上这样的一袭衣衫，仿佛是行走在久远的幽深的光里，青砖，黛瓦，梅雨，江南。

“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衣服里”，提到香云纱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，那就是有着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之称的张爱玲。张爱玲十分钟爱香云纱，她曾这样评价香云纱：“香云纱是尘埃里的花朵，有故事的人才能穿出它的味道。”在她的书中多次描写到香云纱，比如《金锁记》里：七巧穿着白香云纱衫，黑裙子，然而她脸上像抹了胭脂似的，从那揉红了的眼圈儿到烧热的颧骨。比如《第一炉香》中“那人的背影，月光下看得分明，穿着白夏布衫子，黑香云纱大脚裤”。

她本人也是香云纱的忠实拥趸，她曾经穿着自己设计的衣服出去参加活动，因其大胆怪异的设计引得路人纷纷侧目，将一代才女桀骜不羁、睥睨世人的傲气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2007年6月17日上午，由蒋炳昌先生陪同拜访郭若愚先生。

郭先生身材魁伟，乍一看颇似郑振铎，属于非常有风度的老派学者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他是华东博物界的业务骨干。时年87岁，除了耳朵稍背，身体尚好，视之如六七十岁。郭家在淮海路上，他的书斋兼会客室是由一个楼与楼的通道改造而成，实在有点简陋。郭先生在此读书、写作、接待友人，已经生活了几十年。书斋虽小，壁上名人字画琳琅满目，如齐白石的大《鸡图》、谢稚柳《墨笔竹石》、阮性山《墨梅》等等，都是与他打过交道的名人。阮性山还在20世纪40年代教过郭先生画梅花。

我们在郭先生的书斋写字台前的椅子落座。蒋先生介绍我是某杂志的某编辑，起初他显得冷淡。当我谈起给他发过某文时，郭先生立马说想起来了，并隔桌把手伸过来，和我握手，说这回算见面认识了。他的座椅后置有一个小书架，堆放了不少书和牛皮纸大信封。谈起某件事时，就转身从书架上取出某个牛皮纸袋，抽出材料递给我，佐证他的说法。他还记得我寄信箋请他写字的事，不过表示现在手不听使唤，很难执笔，等平复了再说。郭先生生活的时代写信是日常重要的交流方式，他因此积攒了相当数量的现当代学人信札。20世纪80年代王世襄来上海，总喜欢往郭家跑，看他藏的竹木牙雕，切磋交流，诉说心曲。郭先生是从旧时代过来的文化人，有机会到外地出差或公干时，业余时间总喜欢跑旧货摊，凭有限的财力，买了许许多多当时并不值钱，有些还是行家不看好，但有参考价值的人文玩。他说买到的藏品里，有一个明代的紫檀笔筒最为珍贵，王世襄也认为难得。他跟邓散木学篆刻，也收藏古印，原意只为方便学习，为印学研究积攒一点历史资料。当时这类东西价格廉，出很少的钱便能买下来，哪里想到，在文物市场兴起后，这些印章成了一笔不小的财富，他也成了拍卖行重点关照的对象。话头不知怎么一转，聊到当前出版界的情况。说他有一本写杂项的书稿，放在某出版社已经六七年，迟迟不见动静。当我问起郭沫若与嘉兴金祖同的事，郭先生倒是说了很多，大多数情况写在已出版的《落英缤纷》一书

女人，深夜里加快速度的江河……“凡是夜里叫的东西，无论什么都是好的。”清少纳言在《枕草子》里如是说。也许，在她看来，黑夜本身就是大响器，成为一方地域暗喜与痛楚的揭示者。

我喜欢的诗人沃伦，常常在美国的夜空下倾听：“那是一只鸟在晚上鸣叫，认不出是什么鸟/当我从泉边取水回来，走过满是石头的牧场/我站得那么静，头上的天空和水桶里的天空一样静/多少年过去了，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漠了，有的人已经逝世/而我站在远方。夜那么静，我终于肯定，我最怀念的/不是那些终将消失的东西，而是鸟鸣时的那种宁静。”

显然，鲁迅不是沃伦所怀念的那一类鸟。他鸣叫时，一个民族不会宁静，地火在燃烧。他把自己看成“恶声的鸟”，与周围其他类型的响器，格格不入。在荒腔走板的时代里，鲁迅的恶声，实则是定音鼓和边鼓，校正复警醒。在“瞒与骗”中昏沉欲睡的国人，蓦然睁眼，看窗外有前行者的火把，像钻石

“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，说的便是身着香云纱的女子气质从容，充分彰显了东方女性的优雅。一块香云纱那是大自然植物与匠心精神的产物，自带独属自己的傲骨。香云纱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，被纺织界誉为“软黄金”。它是用广东特色植物薯莨的汁水对桑蚕丝织物涂层，再用珠三角地区特有的含矿河涌塘泥覆盖，经历三蒸九煮十八晒而形成的一种昂贵的纱绸制品。由于穿着走路会“沙沙”作响，所以最初叫“响云纱”，后人以谐音叫作“香云纱”。用香云纱制成的衣物不仅绿色、环保能驱虫，还具备耐脏易洗、柔软凉爽等特点，非常适合夏天穿着。可以用来做旗袍，做香包，做枕套，做夏凉被，有一种植物的淡淡的清香。《红楼梦》里有一种神秘的茜香罗，夏日系着肌肤生香，不生汗渍，不知与香云纱有何渊源。总之，这样一种被时光熨帖过的面料，柔软而富有身骨，就像中国的传统文性，温柔，坚忍，顽强。

从前广东女子出嫁，母亲都会亲手缝一套香云纱衣服送给女儿，它不但具有实用价值，还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，母亲的旗袍可以传给女儿，一代代传下去，这是一种亲情的传递，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，更是有着浓烈中国韵味的非遗文化。

夏天最有趣的事情就是人们开始盖着满天星睡在院里了，一直睡到秋风起、露水凉。

夜光杯

生生活的时代写信是日常重要的交流方式，他因此积攒了相当数量的现当代学人信札。20世纪80年代王世襄来上海，总喜欢往郭家跑，看他藏的竹木牙雕，切磋交流，诉说心曲。郭先生是从旧时代过来的文化人，有机会到外地出差或公干时，业余时间总喜欢跑旧货摊，凭有限的财力，买了许许多多当时并不值钱，有些还是行家不看好，但有参考价值的人文玩。他说买到的藏品里，有一个明代的紫檀笔筒最为珍贵，王世襄也认为难得。他跟邓散木学篆刻，也收藏古印，原意只为方便学习，为印学研究积攒一点历史资料。当时这类东西价格廉，出很少的钱便能买下来，哪里想到，在文物市场兴起后，这些印章成了一笔不小的财富，他也成了拍卖行重点关照的对象。话头不知怎么一转，聊到当前出版界的情况。说他有一本写杂项的书稿，放在某出版社已经六七年，迟迟不见动静。当我问起郭沫若与嘉兴金祖同的事，郭先生倒是说了很多，大多数情况写在已出版的《落英缤纷》一书

头，在黑夜这一座铁屋上凿出缺口。

与鲁迅同时代的林语堂，没恶声。他喜欢苏东坡，作《苏东坡传》。在儋州，苏东坡来到水边，“大瓢酾月归春瓮，小杓分江入夜瓶”。这春瓮夜瓶，就是发出哗哗啦啦水声的响器。回屋，把江水月色泻于锅灶，以文火煎煮新茶、消解块垒，心律渐渐平复。

或许，每个作家都拥有一种隐秘欲望：使笔、文字乃至自身，成为一件乐器、响器。

意大利作家艾柯，曾经花两千美元买了一个喇叭。“要演奏喇叭，你必须长时间训练嘴唇。在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吹得还不错，可现在已将技艺忘却，吹得不堪入耳。但我每天都吹，因为我希望回到童年。对于我来说，喇叭见证了我是个什么样的小孩。我对小提琴没什么感觉，但是看见喇叭我就血脉偾张。我吹得越多，便越能清晰地回忆起儿时的曲调。”这一段话，让我也血脉偾张，仿佛回到唢呐响彻田野的童年故乡。我对艾柯的文笔有感觉。

辛丑牛年正月初一，女儿晨晨生下儿子，年逾古稀的我终于得以晋升。今夏飞越太平洋，把小外孙牛牛搂在怀里，也有了亲自遛娃的机缘。女儿降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那时似无“遛娃”一说，而我们每天忙忙碌碌，除了有限的几次带女儿在公园和沪郊溜达白相，几乎没有遛娃的经历。何曾想到，如今竟在异国他乡过了一把瘾。初为“牛妈”的女儿，每天在让牛牛吃好睡足之外，最费思量的就是选择遛娃的地点，尽量能让牛牛感觉新鲜，多接触大自然。身为外公外婆，我们当然义不容辞地协助女儿，参与遛娃，也见识了西方的遛娃情境。其实，遛娃是一项德智体美劳诸要素兼具的综合性任务，其中涵盖着陪娃、哄娃、抱娃、喂娃、追娃、晒娃、教娃等等一系列行为，不仅需要耐心、韧劲和体力，视线须臾不得离开娃娃，甚至还要和小不点儿“斗智斗勇”。

小牛牛活泼好动，一旦撒欢开跑，兔子般窜将出去，猝不及防，措

中。金祖同是郭先生极要好的朋友，当年向郭沫若学习古文字学，很受郭老的器重，可惜英年早逝，现在已无人提及。说毕，是一阵短暂的沉默，往事让他伤感了。临近中午，我们不便再坐，起身告辞。蒋先生提议我跟郭先生合影。站在郭先生高大的身形旁边，我的“轻”恰好衬托出他的“重”，这不是生活在不同时空里的二代人真实的写照么。不过从我私人的角度，照片记录了一次不可复制的拜访。

同一天下午，我们转了好几辆公交去淞虹路拜访白蕉夫人金学仪老。老人97岁了，刚刚动过手术，身体看上去蛮好，手脚轻健，实属健康老人。她原住愚园路259弄18支弄3号，后来搬迁到安西路，1999年又迁居至淞虹路。居室在一楼，虽是新建单元房，结构并不理想，室内光线幽暗，空间狭窄。不过简陋的客厅里挂满书画，北墙挂着两张放大的白蕉照片，旁边是徐悲鸿20世纪40年代为白蕉写的润格墨迹，东壁挂着老人自己画的墨梅，南壁则是学生抄写的老人为纪念白

美国小说家福克纳说：“把狂欢和爱放进文字，是明智的，因为它们其实都别无居处。”狂欢和爱，在文字的容器里才得以保存，发出声响。一本书，的确有着响器的形状。

“作家乃不幸之人，把痛苦隐藏内心，但他嘴唇的构造却能使叹息哀号通过时，转化为美妙乐章。”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的

夏日遛娃

吕怡然

手不及，唯恐有闪失，赶忙追上去，以致气喘吁吁，老心脏猛剧存在感……无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，但凡遛娃的“网红胜地”，娃娃云集，婴儿手推车、儿童自行车、折叠式拖拉车俨然是遛娃标配。遛娃者年轻母亲居多，各式服饰，各种语言，犹如聚集在国际性活动现场。娃娃们被打扮得五颜六色、花枝招展。大人们则仿佛无视烈日，只是爱意盈盈地注视着阳光下兴高采烈玩乐的娃娃。多伦多适合夏天遛娃的地方不少，我们陪伴牛牛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图书馆。这里的图书馆无论规模大小都设有儿童活动室，各式小型游乐设施、各种儿童读物，连厕所也是“适娃式”的。墙边停放着一溜儿童推车，妈妈们陪着娃娃在凉爽舒适的环境里玩耍和阅读。布点于各

蕉作的诗篇。西壁镜框里嵌着一件横披，是唐云为白蕉金学仪结婚所绘的鸳鸯戏荷图，这是他们的结婚证，后面还有证婚人的签名。据蒋先生介绍，上面的文字也出于白蕉之手。老人说话口齿非常清晰，说上海话细声柔气，丝毫没有吃力之感。17岁办学校的金学仪，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新女性。白蕉去世后，她和邓散木夫人张建功一样，继续夫君未竟的事业，整理遗稿，撰文推介，作演讲，组织出版墨迹选等等。可以说由于另一半的助力，白蕉至今仍被艺坛传诵，更助成白蕉身后绵绵不绝的翰墨缘，在这个意义上，金学仪是位了不起的女性。

老人是白蕉的第二任夫人，在此之前，白蕉有过一段婚姻，婚姻是包办的，白蕉不认可，留有三个子女。白蕉与金学仪相识相爱后，也育有三个子女。金学仪飘飘摇摇走过了一个世纪，尤其是后50年，仿佛为白蕉活着，精心护持着白蕉的艺术。拜访临结束，我冒昧提出想与老人合影，她爽快地答应了。不过跟我说要等一等，旋即转向内室。我正有点纳闷，老人换了一袭黑色的旗袍从内屋走出来，似乎重现了旧时名媛的光景，让我惊喜不已。



书香入怀
兰香入茶
轻轻抿上一口
回甘里
抑或书香
抑或兰香

齐铁偕 诗书画

这一段话，使我获得辨别作家的方法：嘴唇是否有响器边缘的轮廓。

小作家是小响器，像唢呐、笙、笛子、手风琴、铃铛、胡笳、箫、口弦、木叶、骨笛、柳树、蛴螬篓子、大叶白杨、鼓、鸟、喇叭……大作家是大响器，像雷鸣电闪风狂雨骤的江河、盆地、春瓮夜瓶……

社区的公益早学校，也是遛娃的优选所在。布置得童趣盎然的教室里，任凭娃娃们自娱自乐，一到点，老师让家长 and 娃娃们围坐一起，做游戏、教唱歌、互动同乐。散落于各处的社区活动中心和“口袋公园”，也是遛娃消暑的好去处。安大略省科技馆、大多伦多滤水厂、动物园、工厂旧址、农场、游船码头，以及公寓楼里的儿童游戏房、百货商场和超市，都有我们遛娃的身影。“牛爸”振振则留在上班之余，驱车载着全家去远处遛娃。在金斯顿皇后大学，他把儿子领进自己攻读硕士学位的教学楼里逛个遍，让牛牛从小嗅读书卷气。多伦多之外的阿克维尔省立国家公园、希姆科湖肯彭尔特湾沙滩、艾罗拉小镇、惠林顿公园……都留下我们遛娃的足迹。诚然，多数情况下遛娃的“主教练”还是女儿，外公外婆hold（吼）不住调皮的牛牛，只能当助理。而隔代亲的浓浓爱意，有限时光里的贴身陪伴，让我们陶醉其间，乐享天伦。